

層次與演變階段—— 蘇州話文白異讀析層擬測三例*

王洪君
北京大學

本文總結了作者在山西方言文白異讀研究中所用“析層擬測法”的工作程序。作者強調，析層必須嚴格區分層次的早晚與演變階段的先後。基於這一觀點，運用析層擬測法，作者對丁邦新（2002）所分析的蘇州話十項文白異讀中的三項提出了不同分析。

關鍵詞：文白異讀，層次，析層擬測，蘇州方言，山西方言

1. 引言

近年來，“層次”成為漢語方言學界研究的熱點，但不同學者對“層次”的定義卻很不相同。本文擬針對這一問題做一些理論上的探討。

本文所說的“層次”，與文白異讀、疊置式音變、析層擬測密切相關。徐通鏘師帶領筆者，曾對文白異讀進行過專門調查，並對疊置式音變做了理論闡述（徐、王 1986，王 1986[1992]）。筆者個人曾擬測過疊置在聞喜方言（王 1987）、山西方言入聲韻（王 1990）、山西方言陽聲韻（王 1991-92）和全國方言一等重韻（王 1994[1999]）中文白各層的出發點，但未及對層次的定義和析層擬測所用的程序做專門的論述。

本文試圖對筆者所理解的“層次”和用過的“析層擬測法”做一梳理和總結，並以丁邦新先生（2002）所總結的蘇州話十項文白異讀中的三項為例再做析層擬測的演示。其他學者所做的層次研究，本文僅在需要時援引實例，不擬全面梳理。

全文分為如下四節：1. 層次、疊置與析層；2. 析層擬測的工作程序及其與疊

* 論文曾提交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十三屆年會。感謝汪鋒、劉祥柏、潘悟雲、石汝杰對論文未定稿的多處指正，文中仍有的錯漏由筆者個人負責。

置式音變的關係；3. 層次的早晚與演變階段的先後；4. 各層出發點與後期演變的離析——蘇州話文白異讀析層三例。

2. 層次、疊置與析層

2.1 層次

按照歷史語言學公認的定義，層次是指在一個共時語言系統中成系統地共存著的不同語言（或方言）來源的成分。層次有詞彙層次、語法層次、音韻層次之分。本文所說的“層次”，專指在一個漢語方言共時音系中共存的不同方言來源的音韻層次。

張光宇（1989）曾指出，方言的音韻層次雖然與時代的不同、地域來源的不同都有關係，但與地域來源的差異相比，“時代問題就相形次要了。從唐代通語到江東層相距不過四百年，從江東層到古中原層不過兩三百年。層次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地域來源……”。我們同意這一看法，對層次的分析更著重於確定其方言的地域來源。

我們認為，“音韻層次”主要指“幾套字音音類分合關係”，而不是單純的音系單位。

一個音系中有大小不同的單純的音系單位，如區別特徵、音位、聲母、韻母、聲調、音節等，我們統稱為“音類”。由於漢語的音韻層次與“聲母、韻母、聲調”這三個音節的直接下級成分有關，本文的“音類”一般專指這三個音系單位。

但音韻層次不僅跟音類有關，還跟指各音類轄有哪些字有關，這就是“字音音類分合關係”，它不是單純的音系層面問題。一個音系有哪些音類，是類型學關心的問題；一個音系的各個音類轄有哪些字，是發生學關心的問題。因為，字音音類的分合關係反映一個音系發生學上的聯繫——是否同源和同源關係的遠近。

強調字音分合關係並不是不考慮音值，字音歸屬於不同的音類，音值自然有差異。另外，同源音類的音值差異如果大到足以匹配為親屬語言中不同音類，如格里木定律所揭示的英語的 *p t k* 對應拉丁語的 *b d g*，則即使是字音分合關係相同，也是必須要考慮的。

一個漢語方言的各層次共用一套音類，但相同的音類在不同層次上所轄的字不同。比如聞喜方言文讀、白讀層都有清塞送氣聲母 *p^h*，但在文讀層的 *p^h* 聲母只轄中古滂母和平聲並母字，而白讀層的 *p^h* 聲母除滂母和平聲並母字外，還轄

有仄聲並母字。

本文的“層次”，相當於王福堂 (2003) 定義的“異源層次”。本文中方言原有層次也稱“自源層次”，外來方言層次也稱“外源層次”。

本文的“層次”不包括：(1) 以語音為條件自然演化的不同階段，如見系細音聲母顎化而洪音聲母不顎化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我們定義為同一層次上演變階段的不同。(2) 以詞法為條件的字音變體差異，如北京話上聲 214、21、35 的差異。即使把 35 認作上聲原來的調值，我們也認為這是同一層次前一演變階段的遺留。我們把“詞法層次”留給如下情況：聞喜方言中“釘^Z 鐵匠打土製大釘”為 $\text{ti}^{\text{h}}\text{e}:\text{u}$ ，其詞根韻母為白讀 ie 韻，詞綴為 Z 變 u 化形式；而“釘兒機器製洋釘”為 $\text{ti}^{\text{h}}\text{ãr}$ ，其詞根韻母為文讀 iaŋ 韻，詞綴為兒化形式。無論是詞根韻母，還是後綴，“釘^Z”都是本地自源的，“釘兒”都是外源的，不在同一層次上。(3) 擴散式音變的新舊形式。如果能確定新形式是當地音系自源產生的，就也不看作層次。但必須承認，擴散是否自源產生，許多時候很難確定。

嚴格地以“自源”、“外源”來定義層次，符合國際語言學界的通例，也有利於釐清“進入某地方言的時間先後”與“自然演變階段的先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有利於釐清方言譜系分化和方言擴散趨同這兩個並行不悖、可同時發生的過程。

2.2 疊置

“疊置”是從動態音變或從共時音系的角度來看層次。從動態音變的角度看，“疊置”說的是外源音系疊加到自源音系上的進程有什麼重要特點。對詞彙風格高度敏感、逐詞以聲韻調為單位爭奪、以自源、外源兩音系字音音類分合關係的差異為演變條件（相當於當地共時音系已消失的古音條件），是疊置式音變最突出的特點（王 1986[1992]）。

從共時音系的角度看，疊置“層次”不同於“雙語”。(1) 疊置的各層次共用一套音類音值，只是各音類所轄字範圍不同；而雙語的每個系統，從目標語來看，都有自己的音類音值；當然由於習得程度的差異，也會有部分音值相同的情況。(2) 疊置各層一起發生語音層面的演化，雙語則否。如有文白疊置的祁縣方言，非白讀音中新派較之老派發生了 tɕi （擠）→ tsɿ （紫）的音變，則與“擠”同音的“井白”，也同時發生 tɕi → tsɿ 的變化。

2.3 析層

“析層”是從古音重建的角度看“層次”。即，儘管從共時看文讀、白讀都只在部分字中存在，但從歷時的角度我們看到的是，(1) 外源音系進入前，當地音系有著自身方言支派所特有的全套字音分合關係；(2) 影響當地音系的外源音系，也有著它所屬方言支派所特有的全套字音分合關係。析層就是試圖重建兩音系的原貌並確定它們各自的方言歸屬。

3. 析層擬測的工作程序及其與疊置式音變的關係

我們將“析層擬測法”的工作程序總結為如下三大五小步驟：

3.1 離析單點方言的層次

3.1.1 確定“有（文白）異讀音類”的古音條件和有異讀音類所有字音的文白層次

我們對疊置式音變的研究指出，一個方言之所以出現文白異讀，是因為自源音系與外源音系的字音音類分合關係有不同，如聞喜全濁仄歸次清，大北方話全濁仄歸全清。疊置的兩音系是姊妹方言關係，而姊妹方言字音分合的差異實際上是以兩方言母語的某一歷史音類為條件的。離析層次的關鍵在於正確地找出這一古音類條件。

我們的做法是，從《詩經》、《切韻》、宋代韻圖（十六攝）、《中原音韻》等漢語史上最重要的一些階段的音類出發，觀察某一項文白兩讀的字音，是否只落在某個歷史音類的範圍內。如是，則該歷史音類可確定為該方言的“有（文白）異讀音類”。

如廈門話的止開口三等字的白讀只有“徙紙施倚刺奇倚騎寄蟻”的主元音為a，這種形式只限於《切韻》的支韻而無一在中古同為止攝的脂之兩韻。進一步看，這些字除“徙紙”兩字外，又只限於支韻中《詩經》歌部開口三等字而沒有上古支部來源字。據此可確定《詩經》歌部開口三等這一音類在廈門話白讀中有留存，上古歌開三在廈門話中是有異讀音類。

紹興話的遇攝合口三等字主元音不圓唇的白讀字有“蛆徐絮豬褚芋箸鋤疏諸煮鼠鋸去余”，它們都屬於《切韻》魚韻字而沒有虞韻字，據此可確定《切韻》

魚韻在紹興話中是有異讀音類。

聞喜話的梗攝舒聲有 *ie* 韻白讀，其中開二白讀有“冷生甥坑行杏/棚爭睜耕”等字，不分《切韻》的庚與耕；開三白讀有“平坪病鳴明命荆驚迎鏡慶影/名嶺嶺清晴井淨程聲輕”等字，不分《切韻》的庚與清。但是它們都與曾攝的白讀 *ɛi* 不同韻。據此可確定該白讀比《切韻》晚而比《中原音韻》早，與宋代韻圖的十六攝大致相當，但已不區分三四等。據此可確定十六攝的梗攝爲聞喜話的有異讀音類。

由於文讀替換白讀在有異讀音類中是逐次擴散的，因此根據部分字音的異讀離析出來的層次適用於整個音類的字。也就是說，有異讀音類中只有一讀的字要比照與有異讀字的對應關係而歸入相應的層次。如，比照聞喜宕攝“湯”異讀 $\text{t}^h\text{aŋ}$ 文、 $\text{t}^h\text{ə}$ 白，只有一讀的“軀” və 的韻母屬於白讀，“黨” $\text{t}^h\text{aŋ}$ 的韻母屬於文讀。

文白音韻層次不是以詞彙判定，而是以字音聲韻調的對應判定。比如聞喜方言老年人的假開三全濁禪母上聲字“社”有三個字音 sa （社火）、 sie （合作社）、 sə （社會主義），只說明聞喜假開三韻類有三個層次：白讀 *a* 韻、舊文讀 *ie* 韻、新文讀 *ə* 韻，而不是“社火”爲白讀層、“合作社”爲舊文讀層、“社會主義”爲新文讀層。

以聲韻調爲單位，可以正確地處理文讀侵入當地詞彙或聲韻調文白雜配造成的複雜情況。如“社會主義”是個新詞，詞中“社”的韻母 *ə* 也是最新層次的，但它的聲調陽平卻不是最新層次的。聞喜全濁上字已有文讀去聲出現，只是老年人“社會主義”中“社”的聲調沒有用文讀。也即，文白異讀和音韻層次均應以聲韻調分項計算。

3.1.2 配整各層音系

一個方言的文白異讀只出現在部分古音類中，有的古音類則全類沒有文白異讀出現，我們稱之爲“無異讀音類”。如中古的全清、次清聲母、果攝韻母，在聞喜方言中全類都沒有文白兩讀。由於有無異讀音類的存在，單獨的文讀或白讀，都無法構成一套完整的字音。

重建各層完整音系的關鍵是“無異讀音類”既算白讀層，也算文讀層，一身二用：無異讀音類加上白讀音類，一套字音完整了；無異讀音類加上文讀音類，另一套字音也完整了。

“有異讀音類”分層與“無異讀音類”配合成幾套字音分合關係，這一步驟

有疊置式音變的獨特方式做理論後盾。從歷時的角度看，自源、外源兩音系能夠大致匹配的部分並不發生文白異讀，這就形成共時音系中的“無異讀音類”。

“無異讀音類”在文讀傳入之前的當地系統中就已經存在，在文讀完全替換白讀層之後也將仍然存在，重建時當然應該兩層共用。

分層重建的公式可歸納為如下，請注意其中的“音類”均指“音類及其所轄字”。

有異讀白讀音類 + (有同音關係的) 無異讀音類 = 白讀層音類

有異讀文讀音類 + (有同音關係的) 無異讀音類 = 文讀層音類

以聞喜方言的塞音聲母為例（白讀音類下劃單線，文讀音類下劃雙線）：

白讀層	{	<u>全濁仄</u> 白讀 + 全濁平無異讀 + 次清無異讀 = 清塞送氣
		全清無異讀 = 清塞不送氣
文讀層	{	全濁平無異讀 + 次清無異讀 = 清塞送氣
		<u>全濁仄</u> 文讀 + 全清無異讀 = 清塞不送氣

析層後我們透視到的是，文白兩層的全濁聲母均已清化，均只有送氣、不送氣兩套塞音，但全濁仄字的歸屬在兩層有不同：在白讀層歸送氣類，在文讀層歸不送氣類。

3.2 分層重建區域方言原始語

一個區域方言，無論文讀傳入前還是傳入後，各點方言自源性的小分化總在不斷地進行。文讀層傳入後，各層次在詞音、字音彼此競爭替換的同時，還會作為一個音系整體繼續自源性的分化。也即，無論白讀還是文讀，較之早期的原貌，都會有所變化。

盡可能地恢復各個層次早期的原貌，需要運用“填空格”法和歷史比較法。只是文、白一定要分層比較。如若不同層次放在了一起，所構擬的原始音類就會多出許多（詳細論證請參看王洪君 2005）。

也即，在第一步驟離析開單點方言的層次之後，第二步所做的，是分層依次運用內部擬測法的空格理論和歷史比較法重建單點原始語和區域原始語。

以聞喜方言梗攝舒聲白讀為例。

聞喜梗攝二等和三四等舒聲的白讀均為 ie 韻，與無異讀的咸山攝入聲字同

韻。如：

梗開二白： 棚^{hie} 冷^{lie} 爭^{tsie} 杏^{xie} (*^{ɕie})
 梗開三四白： 病^{hie} 領^{lie} 聲^{sie} 驚^{tɕie} (*^{kie})
 咸山開三四入： 慙^{pie} 列^{lie} 舌^{sie} 接^{tɕie} (*^{kie})

梗開二三四舒聲統而不分的 ^{ie} 韻，是否就是聞喜白讀層出發點的情況呢？看來不是。

3.2.1 對單點方言運用內部擬測法

從聲韻的搭配來看，二等與三四等有差異：與梗開二白讀 ^{ie} 相配的聲母只有 ^x 而沒有顎化的 ^ɕ，相反，與梗開三四相配的聲母只有顎化的 ^{tɕ} 而沒有 ^k。根據內部擬測法，它們原來應該是同一套聲母。而今音的不同只能解釋為，開二白讀的 ⁱ 介音是在顎化音變之後才增生的，而開三四白讀的 ⁱ 介音在顎化音變前早已存在。因此，聞喜早期白讀層起點的梗開二應該是無介音的 *^ɛ，而三四等是有介音的 *^{ie}；是不同的兩個韻母。

3.2.2 對多點方言運用歷史比較法

下面是與聞喜同處晉南地區的萬榮縣城關的有關字音：

梗開二白： 棚^{hia} 冷^{lia} 爭^{tɕa} 杏^{xa}
 假開三白： 爹^{tia} 車^{tɕ^ha} 爺^{ia}
 梗開三四白： 病^{hie} 領^{lie} 聲^{ɣ^ɛ} 驚^{tɕie}
 咸山開三四入： 慙^{pie} 列^{lie} 舌^{ɣ^ɛ} 接^{tɕie}

歷史比較法告訴我們，在相同語音條件下能區分更多音類的方言反映更古老的情況。在聲母、聲調相同的條件下，萬榮梗攝白讀比聞喜有更多的介音對立和主元音對立，應該是更早期情況的保留。而聞喜等地假攝三等白讀 ^a 韻不同於梗開二 ^{ie} 韻又提示我們，晉南梗開二的出發點也不應與假攝相同，否則它們將會一起高化。因此，我們暫時把晉南白讀層原始語擬測為：梗開二白 *^æ，梗開三四白 *^{iae}；至於如何解釋梗開二白讀在有些聲母後的 ⁱ 介音（與三四等的分布不同），二等是否有不同於三等的另一個介音，還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研究。

3.3 確定各層原始語在漢語中的歷史方言支派

擬測出某區域方言不同層次的出發點（原始語）後，下一步是將各層出發點的音類分合關係與漢語各大方言、與文獻上有記錄的漢語歷史方言的字音音類分合關係加以比照，確定出各層方言支派的不同歸屬。

山西方言文白兩層字音音類分合關係的主要特點如下所示（王洪君 1987, 1991-1992）：

文讀：曾梗通合流（除晉南外臻深也併入）；開二見系 i 介音；全濁平送仄不送；
白讀：曾梗分立；宕梗舒聲無韻尾；開二見系無 i 介音；全濁不是平送仄不送。

根據宕、曾梗三等和全濁聲母的歸派不同，山西白讀層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如下三個區域：

	曾開三白	梗開三四白	宕白	全濁歸屬
晉南	=臻開三（有 n 尾）	=山咸三四入（開尾）	=果	一律送氣
呂梁忻州	=蟹開三四（開尾）		=果	平入送上去不送
晉中	=蟹開三四（開尾）		=假、=效、獨立	一律不送氣

通過與現方言和歷史方言比較可以發現：(1) 山西方言文讀層與北方方言相近；(2) 晉南白讀層與漢·西夏對音文獻所反映的宋西北方音相近（王 1987）；(3) 晉中白讀層與敦煌文獻所反映的唐西北方言的《開蒙要訓》（注音本）那一支方言相近（喬全生 2004）；(4) 呂梁忻州白讀層屬於晉南型和晉中型的混合。

山西白讀層的重建結果揭示：山西方言確有不同於其他北方方言的創新演變，但其內部分歧如此之大，又可以證明它們也不曾作為一個“晉語”而共同演變過（其曾梗、全濁聲母分歧之大相當於吳語和客家話的分別）。此外，山西方言白讀層也發生了跟唐以後北方方言相同的一些重要演變，如《切韻》各等重韻完全歸併，濁上歸濁去，三四等韻完全合流、一二等基本完全合流等等；而南方方言的白讀層卻沒有或沒有全部發生這些變化。如此看來，與南方方言相比，山西方言與北方方言還是比較接近的。

3.4 詞法層次

以上說的都是單字音的析層擬測。與單字音不同，詞法層次需要先對單一方言施用內部擬測法中的“詞形歸一法”，得出單點方言的不同層次上單字詞根、

詞綴的初始形式和詞法。

如聞喜話中“釘^Z”鐵匠打土製大釘爲 ɛtiɛ:u ，“釘兒”機器製洋釘爲 $\text{ɛti\tilde{a}r}$ 。歸一詞形後可知，兩詞的詞根、詞綴、詞法都不在同一層次上。前者的詞根韻母爲白讀 iɛ 韻，詞法爲“後加不成音節的單摩拉的後綴 u ，表示類似普通話‘-子’的意義”；後者的詞根韻母爲文讀 $\text{i\tilde{a}\eta}$ 韻，詞法爲“不成音節也不占摩拉位置的後綴 r ，其區別特徵從後往前傳至前字韻尾、韻腹位置並按特徵相容規則發生作用。也即，前者是聞喜自源形式，後者是受權威方言影響而後起的形式。

再如，河南獲嘉方言的 Z 變韻，大多可以用單字音韻母與具有 $[\text{+高}]$ 、 $[\text{+後}]$ 、 $[\text{+圓唇}]$ 特徵、不成音節的後綴（也即 u 或 o ）的合音來解釋。如：單字韻母 a 、 au 對應 Z 變韻母 ɔ ，符合合音詞法規則： $\{\text{a}、\text{au}\} + \text{u} \rightarrow \text{a:u} \rightarrow \text{ɔ:o} \rightarrow \text{ɔ}$ 。但少數 Z 變韻母不符合上述詞法規則，如單字韻母 ai 、 uai 分別對應 Z 變韻母 io 、 yo （孩^Z ɛxio ，筷^Z $\text{k}^{\text{h}}\text{yo}^{\text{v}}$ ）。根據詞形歸一法可以反推出，這些 Z 變韻母所對應的單字韻母其實並不是現在的單字韻母 ai 、 uai ，而是更早的白讀層的 *ɛ 、 *ue 。這些白讀音在今獲嘉方言的單字音中已經被外來的 ai 、 uai 替換，但還保留在古老的 Z 變詞形中（參看王 1999）。

單點歸一詞形後，再分層運用歷史比較法比較各地不同層次的單字詞根、詞綴和詞法，擬測出區域方言詞法成分和詞法規則初始的情況和各點方言所處的演變階段。比如，聞喜單占摩拉的長音節的 Z 變詞法，較之獲嘉正常長度、變韻的 Z 變詞法，無疑處於較早期的階段。

3.5 小結

綜上，文白異讀反映的是疊置在單個共時音系中的、時間地點來源不同的幾個層次。這些異源層次各自代表一個獨特的音系（一套字音音類分合關係），彼此間實爲已分化的姊妹方言關係，而非相互演化關係。析層擬測法通過三大五小步驟重建出疊置在一個方言中的各個異源層次的出發點，從而揭示出一個方言自身支派的特點和後來曾受到哪一個另派方言的覆蓋。

4. 層次的早晚與演變階段的先後

本文嚴格區分“層次”和“演變”（王福堂 1999）。層次的早晚，指的是異源音系疊置的位次；演變階段的先後，指的是單音系自源性分化或某個音類自源性演變的位次。

嚴格區分這兩個概念，是因為一個方言同時存在兩個進程：(1) 詞音字音中以聲韻調為單位的文白逐次替換而在字音分合關係上向權威靠攏的進程；(2) 音類音值自身演化（如高化、低化、唇化）而在音值以致字音分合關係上又偏離權威方言的進程。這兩個過程並行不悖，從而使得層次的早晚與演變階段的先後有錯綜複雜的關係。

方言中自源形式（通常就是白讀）層次最早。之所以說它“層次最早”，是因為它與當地系統特有的那套字音音類分合關係一脈相承，而它們的音值以致音類的合流完全可以有很近期的、晚於文讀進入時間的自源性演變。

如第一節中提到過的山西祁縣“井_白” $t\epsilon i \rightarrow ts_1$ 的變化是在當代的一代人中發生的。“井”的 ts_1 音形出現的絕對時間，無疑要晚於老派新派都一致的文讀“井_文 $t\epsilon i oŋ$ ”。但“井 ts_1 ”是當地形式“井_白 $t\epsilon i$ ”自然音變的結果，它仍然代表著白讀“曾梗開三入齊”這一獨特的字音分合關係，而與文讀“曾梗通合流”相對立。區分了層次與演變，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現象：演變上“井_白 ts_1 ”處於 $t\epsilon i \rightarrow ts_1$ 演變的後期階段，但層次上“井_白 ts_1 ”與“井_白 $t\epsilon i$ ”一樣處於疊在“井_文 $t\epsilon i oŋ$ ”之下的早期層次。

再比如，英語自源層次的 *shirt* 和外源層次的 *skirt*，在後來的現代英語時期，它們一起經歷了詞中元音後 *r* 音脫落的自然音變（標準美國英語未經歷這一音變），一起參與了近期的音變，但英國英語中 *shirt* 仍是自源性早期層次而 *skirt* 仍是晚期的北歐層次，層次的早晚不因後來的音變而改變。

一個沒有文白異讀的北方方言，就只有一個自源層次。從上古到現代，該層在不同時期也發生各種音變，目前的音系中既有近期出現的音類音值（如見系細音的顎化聲母），也有上古以來音值一直沒有發生變化的音類（如幫母開口的聲母、宕攝舒聲的韻母）。從歷時演變的階段來看，這些音類的出現有先後的不同。但從層次的角度看，它們只是一套字音關係分化合流的承繼，是出於同一個出發點的演化。

如果不從概念上嚴格區分“層次”和“演變階段”這兩個概念，上述複雜的情況就很難說清楚，演變分化與擴散趨同兩個過程並行不悖的圖景就很難立體化地刻畫。

層次和演變階段的性質不同，處理它們的程序和方法就不同。層次要用析層法離析，演變階段要在析層之後分層運用填充格法、歷史比較法排出。詞形歸一法則既可以用於層次離析也可用於演變階段的排序。

析層擬測法還強調，演變階段的先後只能在單一層次上比較，也即歷史比較法和填充格法只能在析層之後的單層上施用。

只有一個層次的方言，既可以用於與其他方言的白讀比較，也可以用於與其他方言的文讀比較，但不可以和其他方言的文白兩讀放在一起比較演變階段的先後。

以梗開三四舒聲為例。該類字祁縣方言白讀 i 韻而北京讀 $ioŋ$ 韻。根據歷史比較法、依據音理，兩地分別得到如下的演變階段位次： $*ieŋ/iaŋ > ie\tilde{y} > i\tilde{e} > i\tilde{e} > \tilde{u} > i$ （祁縣）和 $*ieŋ/iaŋ > ioŋ$ （北京）。也即，就梗開三四舒聲而言，從共同祖語分化為方言的演化階段來看，也可以說北京 $ioŋ$ 韻較之祁縣白讀的 i 韻處於更古老的階段。

但這並不意味著祁縣梗開三四舒聲中與北京 $ioŋ$ 匹配的 $ioŋ$ 類文讀較之 i 韻白讀更古老。因為，祁縣當地音系已經自源地經歷了 $*ieŋ/iaŋ > ie\tilde{y} > i\tilde{e} > i\tilde{e} > \tilde{u} > i$ 的所有演變階段，其原有的早期形式 $*ieŋ/iaŋ$ ，從歷史同一性來看是現在的 i 韻白讀而不是 $ioŋ$ 。文讀 $ioŋ$ 是後來從沒有經歷鼻尾弱化音變的北方方言擴散進來的，並非演變鏈上的那個早期的 $*ieŋ$ 。文讀 $ioŋ$ 與白讀 i 韻沒有歷時演變的繼承性，也就無法以演變階段排比先後位次。

總之，從層次的角度看，一個方言的自源層次為早，後來疊置上去的外源層次為晚。如果有幾個外源層次，則以進入當地的時間論早晚。從演變階段看，外源層次則可以早於當地方言、晚於當地方言，與當地方言同期但演變方向不同。下面我們再用蘇州方言的實例說明這一點。

5. 各層出發點與後期演變的離析——蘇州文白析層三例

丁邦新先生曾有多部論著涉及到文白異讀問題，本節主要討論丁（2002）對蘇州方言文白異讀的分析中所體現出層次觀點及其離析程序。

通觀丁先生的論著可以看出，其一貫的觀點是，文白異讀反映方言中不同的音韻層次，區分層次應該以字音的聲韻調為單位而不能以字音整體為單位。這也是筆者贊同的主要觀點之一，茲不贅述。下面主要討論與本文程序、觀點不盡一致之處。

丁（2002）以聲韻調為單位找出蘇州話 10 項主要的文白異讀，並分別與北方方言語音史的各個階段、鄰近方言的情況、方言內部的社團差異加以對比，確定出各項文讀、白讀的來源及時間層次。結論是，10 項白讀中有 7 條是保留早期讀音，3 條是後期外方言的移借。白讀而是後期外方言的移借比較少見，以下分別稱為例外 1、2、3。

下面我們用析層擬測法重新分析這三條例外。結果是，例外 1 說明“層次”的異源不僅有地域方言的“異”，還有社會方言的“異”；例外 2、3 則透視出

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下面逐條說明。每條例外都先列出丁 (2002) 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再做具體討論。

例外 1：

丁：照三字文讀捲舌音（保留早期讀音），白讀舌尖音（晚期方言移借）

王：照三文讀捲舌音（本地高層方言保留早期讀音），白讀舌尖音（本地低層方言自然演變）

正如丁所分析的，這一項的文讀音基本按照中古知莊章二/三等的條件而有“舌尖/捲舌”的對立，而白讀音卻不分二/三等的條件照三一律與精莊組洪音合流為舌尖音。兩相比較，無疑是文讀的字音分合關係處於歷史發展階段的早期，而白讀處於晚期。同時，這兩種讀音又都是蘇州方音內部的，文讀為老派音，白讀為新派音。丁先生認為新派音多半是鄰近吳語方言的移借。

根據有關報導，蘇州方言這一變異的老派、新派，其實主要不是年齡的區別，而是社會集團的分別。有捲舌聲母的一派是評彈界和郊縣來源的居民。由於中國地方戲曲講究師承口耳相傳、咬字精準，所以往往保留更早期的字音。郊縣則由於相對閉塞，語音的變化也相對滯後。由於在同一地點兩個言語社團的社會方言並存，而產生一種特殊的文白異讀：普通居民自源性演變的成為整個社團的白讀，有小集團師承標準的成為整個社團的文讀。

也即，與漢語方言一般的文白異讀不同，該項文白其實是同一地點不同言語社團的社會方言差異；對於某一特定的言語社團來說，並不存在一字兩讀的文白層次。

“例外 1”的事實提示我們，對文白異讀性質的界定還需考慮社會方言的不同分化。文讀不僅可以是外來姊妹方言的進入，也可以是本地另一相當於姊妹方言關係的社會方言的並存。也即：白讀是本地一般階層社會方言自身原有的一套字音分合體系，文讀是本地高層方言的另一套字音體系。

不同社會方言並存而形成的文白異讀，屬於異源方言在同一地域的並存。某一社會方言的獨特演變並不一定能夠進入另一社會方言系統，如蘇州高層方言的捲舌音並未能以文讀形式進入一般階層的方言，成為一般居民口中的異讀。這與一般是共存於單個社會方言的文白異讀不盡相同，因此不少學者不主張將之納入文白異讀或層次的範疇。¹

¹ 這裡的論述要感謝石汝杰先生的指正。另外，在第 2 屆漢語方言層次問題國際研討會（廈門，2005/11/2）上，陳忠敏博士提交的論文〈遊蘇州城，說蘇州話〉先詳細分析了《蘇州同音常用字

例外 2：

丁：蟹攝一二等字韻母文讀 E（保留早期讀音），白讀 a（13 世紀以後的變化）

王：蟹攝泰皆佳 韻母文讀 E（北方方言的後期移借：一等重韻哈泰合流、一二等合流）

白讀 a（本方言早期音類的保留：一等重韻哈泰對立、一二等對立）

蟹攝的情況分外複雜。丁先生說 E、a 兩類韻母都是本地根深蒂固的。可為什麼會有文白異讀呢？丁先生認為，吳語複元音單化是大趨勢，蟹攝一二等原來的讀音可能是 ai 或 ai，變成 E 是單元音化（時間層次較早），變成 a 是韻尾失落（時間層次較晚）。

這一解釋有很大的困難：如果單元音化、韻尾失落都是蘇州方言自身的演變且單元音化在前；則 ai、ai 單元音化為 E 後已經沒有韻尾 i 可供脫落，主元音也已經不是 a；a 又從何而來呢？此外，文白讀的風格色彩也無從解釋。

下面試運用我們的“析層擬測法”分析“例外 2”。

（一）蘇州灰哈的 E 韻是沒有文白分層的無異讀音類，泰皆佳是有異讀音類：E 韻文讀，a 韻白讀

析層擬測的第一步是要確定“有（文白）異讀音類”的古音條件。因此，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蟹攝一二等都有文白異讀嗎？蟹攝字在《切韻》中不僅有一二等韻、還有一二等重韻（哈灰與泰，皆與佳）的分別。丁先生把它們放在一起談文白，暗含了該方言的一與二等、各等的重韻已經合流之意。但細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韻的韻母，讀 E 還是 a 有明顯不同的傾向，且與重韻和等的分別有關。

下面合併給出《蘇州同音常用字匯》和《漢語方音字匯》的字音記錄，僅 E 韻一讀的不加下劃線，有 E/a 兩讀的加浪線，僅 a 韻一讀的加單下劃線（韻母分類只考慮主元音，忽略介音的有無）：

灰合一（泰開一唇）：杯背褙背輩坯胚配培陪賠裴倍佩焙梅枚煤煤每妹昧（貝沛）堆對碓推腿退隊雷儡累內催崔罪碎/盃魁恢愧塊桅灰賄悔晦回茴匯潰煨（54 字，非見系 E/見系 uE）

哈、泰開一等見系：該改概溉開凱慨慨呆碍孩海亥咳哀埃愛、蓋丐艾害（21 字，均為 E）

匯》所記錄的捲舌聲母與白讀、文讀韻母搭配後的字音文白色彩，然後指出蘇州捲舌/不捲舌聲母的社團差異是一種本系統自生的擴散式音變，並不是源於外來影響的文白異讀。這分析比本文的分析更為透徹。

哈開一等端系：默胎台¹台州台苔抬待怠殆態貸代袋逮來乃耐災栽猜才材財裁纔腮
鯢宰載²年載彩採睬在再載載重菜載滿載賽戴²埭²（41 字，E、a 之比為 40:3≈
13:1）

泰開一端系：汰奈奈帶³太泰賴癩³大³黃汰蔡（11 字，E、a 之比為 8:8=1:1）

皆開二：豺諧駭械埋挨排拜齋皆階介界藉尷疥屈戒揩楷（20 字，E、a 之比為
6:16≈1:2.5）

佳開二：邁寨隘奶釵牌牌擺罷派稗買賣敗差出差柴篩灑債佳街解懈涯崖鞋矮蟹
（28 字，E、a 之比為 4:25≈1:6。另，“曬”o 韻，“罷釵”有 o 韻異讀，同
假攝白讀，計 3 字。）

泰合一：蛻兌最會會計創會開會會不會繪外（見系 uE，非見系 E。E、a 之比為 9:1）

皆合二：乖怪懷槐淮蒯壞（E、a 之比為 5:7）

佳合二：筷⁴拐快歪（E、a 之比為 1:3，另有“掛卦畫話蛙”5 字 o 韻，同假攝白
讀）

二等韻中佳韻無論開合都有與麻韻同音的 o 韻字，皆韻沒有。能否看為二等重韻皆佳對立的痕跡呢？蘇州和整個吳語對其他的二等重韻都不能區分。而且，佳韻 o 韻一讀的開口“罷釵曬”和合口“蛙話”五字《廣韻》有假攝異讀的記錄，合口的“掛卦畫”三字均為去聲，“畫”字《廣韻》有入聲異讀的記錄。以上 8 字讀同麻韻，可能屬於上古向中古演變時方言分歧的反映：北方方言是魚部二等到麻韻，佳部二等到佳韻，之部二等到皆韻；而南方方言中則是麻佳合流，其中北吳語是佳入麻。也即這些字是前中古時期南方北吳語佳入麻現象的遺留。⁴考慮到文獻沒有異讀記錄或北方話不入麻韻的字，蘇州話也不讀入麻韻；所以我們不把這些異讀看做本地特有的、保留《切韻》二等重韻皆佳分立的證據，而是把它們直接算做當地白讀層的麻韻字，下面不再討論。

再讓我們按照古音類的不同看看有異讀音類的詞彙分工和風格色彩差異：

泰開一端系：E、a 兩韻有明顯的風格分工，E 文而 a 白。僅有 E 韻一讀的“汰淘汰”、“奈奈何、無奈”是只用於典型的書面語詞，“奈”不是本地產水果。而只有 a 韻一讀的“大大夫、大黃汰汰衣裳蔡姓”卻分別是醫藥常用詞、吳語地方特有詞、姓氏。有兩讀的字也是 E 韻用於書面語彙或正式語境，a 韻用於本地詞彙

² 《蘇州同音常用字匯》中，“埭”（“去一~”）韻，“埭”（“黃~”）韻。據《康熙字典》“埭”為“埭”的俗字，我們處理為“埭”的兩讀。

³ 《蘇州同音常用字匯》所收“席³裡有兩~房子”da、“倅人稱代詞”nE 兩字語源不明，本文不討論。

⁴ 潘悟雲先生提供了很好的意見。

或非正式語境。

皆佳開合二等：亦是 E 文而 a 白。讀 E 韻的“豺諧駭械邁寨隘”不是口語用字，“筷”吳地原來的本地說法是“箸”（如紹興“筷籠”叫“箸籠”，“筷撥麵疙瘩湯”叫“箸夾頭”）。僅 a 韻一讀的不僅數量多而且用於口語或本地特有語詞的也多，如“芥芥菜鱸街揩揩油鞋柴壤快夜快”等等。

哈開一端系：只有 E 韻一讀的字不少是口語常用字，如“胎台苔抬袋來腮菜”。有 a 韻讀法的“戴埭玳”3 字的詞彙分工如下：a 韻“戴戴帽子”，E 韻“戴姓”；a 韻“埭去一埭”，E 韻“埭黃埭”，a 韻“玳玳瑁”；也都是口語常用詞彙。看起來，哈韻的 a、E 兩讀沒有明顯的風格色彩差異。由此我們認為，哈開一的 E 韻像灰合一的 uE/E 韻一樣是本地原有的，而僅有的 3 個沒有明顯書面色彩的 a 韻用法多半是本地一等韻向二等韻擴散式音變中斷後的遺留。

E、a 在不同中古音類中傾向性差異及其詞彙分工及風格色彩差異，反映了這樣的資訊：(1) 灰合一全部、哈開一全部和泰開一見系的 E 韻是當地的自源形式，也是被匹配為與文讀相同的形式，因此沒有文白異讀。(2) 泰合和開一端系、皆佳開合二等有文白異讀，a 韻是當地的自源形式，E 韻是後來引進的外源形式。

(二) 蘇州白讀層：一等重韻哈灰/泰對立、一二等韻對立

析層擬測的第二步是將無異讀音類一身二用，分別與白讀音類和文讀音類配成兩套相對完整的字音，並分別觀察它們的字音音類分合關係。

先看白讀層。白讀音類加上無異讀音類，蘇州蟹攝開合一二等白讀層的韻母計有 E (uE)、a (ua)、兩套。兩套韻所轄字範圍如下（白讀音類下加單下劃線）：

E / uE：哈開一、泰開一見系、泰開一幫系、灰合一非見系、/ 灰合一見系

a / ua：泰開一端系白、皆開二白、佳開二白、泰合一白、/ 皆合二見系白、佳合二見系白

參考漢語史文獻資料、方言材料和聲母的對立互補關係，我們重建白讀層的出發點如下：

白讀層出發點：a. 一等 哈灰 ≠ 泰，b. 一等哈灰 ≠ 二等皆佳

根據聲母條件的不平衡，我們擬測，從該出發點出發，蘇州白讀層曾發生如下兩項演變：

1. 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音變三項：(1) 泰開一見系併入哈開一，(2) 灰合一非

見系失落 u 介音，(3) 泰開一幫系併入灰合一並失落 u 介音。(1) 在吳語普遍發生，並與山咸攝變化平行（王 1994[1999], 2004）。(2) 是吳語的共同特點，且所有合口洪音字都有平行變化。(3) 是在全國大多數方言都發生了的變化，而唇音後有無 u 介音在漢語史各個階段均不構成字音對立。

2. 部分合流音變一項：泰開口端系和合口分別與蟹攝二等韻開合口合流。

《切韻》中泰既不與同爲一等的哈灰同韻，也不與二等皆佳同韻。之後泰的歸屬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

北方權威方言，至遲在盛唐，泰與哈灰已合流，其他一等重韻亦同（以下有關漢語史的情況，如未加特別說明，均轉引自耿振生 2001）。

南方方言則至今留有一等重韻的對立：閩方言泰韻開合口白讀在所有聲母後面獨立一類，與哈灰對立，也與二等對立。吳、北贛、徽、湘、粵、客的泰韻開口白讀，儘管各地今音音值有不同，但音類分合的歸向都是：泰開一端系與哈韻對立而與二等合流，泰開一見系與哈合流而與二等對立（王 1994[1999]）。總之，蘇州泰韻與二等韻同爲 a 韻的白讀，反映了南方方言不同於北方的自身演變，這一演變當發生在二等重韻合流之後。

通過以上三類演變，蘇州白讀層從哈泰對立、一二等對立的出發點出發，演變到了目前的白讀層，哈泰、一二等的部分對立，泰基本上併入二等。

（三）蘇州文讀層：蟹攝重韻及一二等全部合流為 E 類韻

通盤考慮無異讀音類與文讀音類，蘇州蟹攝開合一二等屬於文讀層的韻母只有 E / ie / uE 一套，轄字範圍如下所示（文讀音類下加雙橫線）：

E：開一哈全部泰幫見系、合一灰泰非見系、開一泰端系文、開二皆佳非見系文

ie：開二皆佳見系文

uE：合一灰見系、合一泰見系文、合二皆佳見系文

該層的特點是：(1) 蟹攝一二等全部合流；(2) 開二見系聲母顎化；(3) 韻基音值與 E 相近。這應該是哪一時期的哪一支方言呢？現代北方權威方言正是如此，其開口、合口韻基的音值 ai、ei 聽感上與 E 十分相近。再往早期追溯，這一合流最早體現在晚唐五代的敦煌文獻，之後有北宋邵雍的《聲音唱和圖》和詞人用韻，元代的《中原音韻》等。如果說敦煌文獻還是地偏一隅的俗文學，那麼至遲在北宋時期，哈泰灰皆佳的合流已是北方以至全國權威方言的正宗標準了。反觀

其他南方方言，一二等韻至今沒有合流或沒有完全合流。因此可以斷定，蘇州蟹攝一二等合流的文讀系統是從北方權威方言引進的。至於具體是何時影響到蘇州，我們目前還提不出強有力的證據。

從音值看，北方方言蟹攝一二等的合流，是一等併入二等。但北方二等的音值 ai，從聽感上卻更接近蘇州一等哈灰的 E，而非蘇州二等的 a。這樣，經過匹配，外源的文讀 ai 匹配為與蘇州的一等哈灰韻相同的 E，哈灰韻因此不再引進文讀。反之，外源的文讀 ai 與蘇州二等皆佳韻的 a 無法匹配，必須引進 E 為文讀。

蘇州的哈灰兩韻（含泰韻開口幫見系）在文白兩層的形式相同，均為 E 韻，但反映的音類分合關係不同：同是哈灰 E 韻，在白讀層反映的是與泰韻和二等韻（a 類）的對立關係；在文讀層反映的卻是與泰韻和二等韻合流（同為 E 韻）的關係。

因此我們特別強調，層次必須要從字音音類分合關係著眼，要確定有文白異讀音類的古音類條件，要綜合考慮文讀或白讀與無異讀音的字音分合關係，而不能只看音值。

還有一個棘手的小問題需要討論：哈韻“戴埭玳”三字的 a 韻一讀從何而來？無論從詞彙色彩和音值看它們都不太可能是從北方方言借的。我們目前的解釋是，蘇州方言也曾發生一等哈韻也並向泰皆佳的擴散式音變（E → a），但在哈韻只有不多的幾個字出現了 a 類新讀之際，北方蟹攝一二等韻合流為 ai 的層次進入蘇州方言。但由於兩地音值的差異，匹配的結果發生一二等的錯位，北方合流到二等的 ai 匹配為蘇州蟹攝一等的 E，引發蘇州發生的文白替換音變的方向是 a → E，與方言自身的演變方向恰好相反。這樣，灰哈韻的舊形式 E 得到新文讀的支持而重新鞏固，而正在進行的 E → a 的擴散式音變因此而中斷。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吳語方言中，哈韻向泰皆佳 E → a 擴散沒有停止。如紹興話中，除口語詞彙外，書面詞彙“栽培”、“宰相”、“年載”、“慷慨”、“同仇敵愾”，甚至民國人物“袁世凱”中的哈韻字（下劃線者）也有 a 韻一讀，但當地人仍認為 a 讀稍土。⁵ 看來有這樣的新傾向：以北方話為權威、向北方話靠攏，則在泰皆佳韻出現 E 韻新的文讀；以吳語為權威、堅持吳語特色，則在哈韻出現 a 韻新讀。也即哈韻的 a 讀是紹興自源產生的一等向二等擴散的新讀，不是外方言的移借。

總之，判斷蘇州以至吳語蟹開一哈少數字的 a 韻讀法是當地系統發生的擴散式音變的中斷有如下證據：(1) 異讀沒有明顯的文白色彩；(2) 音變的中斷能找到

⁵ 王福堂提供詞例，浙江教育學院的吳子慧老師提供文白色彩判斷。

另一個相互競爭的音變；(3) 無法與權威方言的音類匹配爲文讀音。這三條也是通用性的、區分本地擴散式音變與外源移借層次的標準。擴散式音變如找不到另一個相互競爭的音變，就會正常完成而與條件式音變結果相同。

例外 3：

丁：止攝合口三等見系字文讀韻母 uE（保留早期讀音），白讀韻母 y（晚期方言移借）

止攝合口三等知章組字文讀韻母 E（晚期方言移借），白讀韻母 ʏ（保留早期讀音）

王：止攝合三文讀韻母 uE/E（北方方言的晚期移借：止蟹合口混一）

白讀韻母 y/ʏ（本地早期音類的保留：止合入虞）

丁 (2002) 正確地指出，分屬脂微韻的止攝三等合口字，北方話在切韻時代可能是 [uei] 一類的音，至今也大致保留這一讀法，且見系聲母也保持舌根讀法。白讀 y 類韻母，是北方方言之外另一系方言的演變：uei > ui > y。但他又根據蘇州 uE 韻的聲母是舌根音而 y 的聲母是顎化的舌面音，得出與舌根音相配的文讀韻母是當地更古老的音，而白讀 y 是從南方某方言移借的結論。這後一部分推斷，我們不贊同。

如前所述，我們認爲文白層次的早晚只取決於字音音類分合關係是否保留當地早期的特點。保留當地早期字音音類分合關係的就是早的層次，至於音值是否有後期的演變，不影響層次的早晚。

從區分音類分合關係和音值後期演變的原則出發，我們把丁 (2002) 列爲另一項文白異讀的止合三知章組，也包括進來一起討論。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蘇州話止合三文讀、白讀與無異讀音類的合流情況，並列出北方方言的情況以便對比：

蘇州白讀：遇合三（虞）y/ʏ=止合三（支脂微）白 y/ʏ≠蟹合一三 uE/E

蘇州文讀：遇合三（虞）y/ʏ≠止合三（支脂微）文 uE/E=蟹合一三 uE/E

北方方言：遇合三（虞）y≠止合三（支脂微）uei=蟹合一三 uei

從音類分合關係看，蘇州止合三見系文白的情況與知章組文白的情況完全平行：

止合三白讀與遇合三（虞）完全合流：兩攝都有 y/ʏ 兩韻母，韻母的不同都是以聲母見系/知章組爲條件而互補分布的。無論在哪一組聲母之後，止合三白讀都與遇合三（虞）韻母相同，而與蟹合一三韻母對立。

與白讀完全不同，止合三文讀是與蟹合一三完全合流：兩攝都有 uE/E 兩韻

母，韻母不同都是以聲母見系/非見系為條件而互補分布的。無論在哪一組聲母後，止合三文讀都與蟹合一三相同，而與遇合三韻母對立。

白讀止合三入虞的現象在吳語中廣泛存在，這些白讀音多用於當地口語詞彙，如紹興話的“小鬼頭”、“歸來回來”、“東西介這麼貴”等，都用 y 韻。蘇州話也是吳語，有這一現象應是同一系方言的共同演變，看成外方言移借很是勉強。

相反，止合三文讀與蟹合一三同韻的音類合流關係與北方權威方言（普通話亦如此）一致，又有明顯的書面語色彩，如紹興話“鬼怪”、“歸順”、“珍貴”等，只能用 uE 韻，視為外方言移借順理成章。或者，它們至少是在外地權威方言的支持下而在本地高層社團中保留的高層社會方言。

也即，吳地止合三的確發生了 uei > ui > y 的音變，但本地初始形式 uei 已經變化為 y 而不復存在。北方權威方言的止合三沒有發生 uei > ui > y 的音變而保留了 uei，成為後期移借到吳語的外源。

止合三白讀 y/ɥ 韻母的分化是因為文白疊置後系統又經歷了條件式音變。止合三入虞的白讀後來發生的兩項條件式音變是：(1) 見系聲母在細音前顎化，導致 ky > tɕy；(2) 前高元音單韻母在舌尖塞擦音、擦音聲母之後舌尖化，導致 tsy > tsɥ (現代年輕人進一步併入舌尖前的 tsɥ)。這些音變發生的時間雖晚，但卻是本地系統的自源演變，它們只造成了以聲母條件互補分布的不同韻母，而保留了白讀層特有的音類分合關係。這與前述祁縣方言老年人“井白”音 tɕi 而年輕人音 tsɥ 的情況十分類似。

止合三文讀有 uE/E 兩韻是由吳語合口呼只配見系的格局決定的，因文讀引進時間和合口受限之形成時間的位序而有兩種解釋：(1) 合口限於見系在先，文讀音引進在後。則北方的 uei 匹配到見系為 uE 韻，匹配到非見系只能調整為相應的開口呼 E。(2) 文讀音引進在先，合口限見系在後。則引進之初所有聲母後文讀都是 uE 韻，後來發生的非見系脫落 u 介音的條件式音變導致了 uE/E 兩韻現在的分布。兩種解釋都與止合三 uE/E 文讀反映“止蟹合流”的外源層次相容。

此外，明清時代吳語區的一些縣志把這類現象稱作“以支入魚”，不少學者也把普通話的 uei 韻在方言中派入 y 韻的現象稱為“支微入魚”（張光宇 1993，顧黔 2001，王軍虎 2004）。我們覺得，這只是個通俗的說法，從音類分合和層次的角度看，這一現象還可進一步細分。

uei > ui > y 這一音變，可以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可以作用於不同的字音範圍。作用的字音範圍不同，是方言支派不同的重要特徵。比如，北方權威方言的見系顎化的範圍是見系三四等和開口二等；而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和許多南

方方言的見系顎化僅限在三四等而不包括開口二等；山西離石方言白讀層則是開口一等隨三四等一起顎化，見系開口二等不顎化等等。從音理的角度看，這些方言發生的都是 $ki-/y- > tɕi-/y-$ 這一自然音變，但所作用的字音範圍不同決定了以上方言屬於不同的支派。需要注意的是，確定文白層次的方言歸屬，標準正是特定的字音分合關係，而非是否發生某一自然音變。

從音類分合關係看，蘇州（其他吳語亦同）止合三白讀的特點是：(1) 止合三的白讀 y 與“魚虞分立”層次上的虞韻相同，不與魚韻白讀同。魚韻白讀為開口呼（見系 ϵ 韻，端知系 $i\eta$ 韻），不是 y 。⁶ 當然，如果止合三是在後起的“魚虞不分”層次上才派入 y 韻，就不必細分魚虞了。(2) 派入 y 類韻的白讀較均勻地分布在止合三各韻（支：嘴吹虧跪喂，脂：穗槌錘墜水龜櫃，微：歸鬼貴緯圍），但沒有一個蟹合三的字。也就是說，蘇州止合三白讀 $uei > ui > y$ 的時間，肯定晚於支脂微的合流而早於止蟹合口的合流。這一字音關係在唐五代西北方音已有反映（羅常培 1933，王軍虎 2004）。為突出以上特點，吳語這一現象更確切的說法是“止合入虞”。

北方有些方言，如山西方言，也有不少 $uei > y$ 的白讀。但與吳語不同的是，這些方言 (1) 沒有魚虞的對立，(2) 不僅止合三、而且蟹合三也有 y 類白讀（如聞喜“衛蟹合三祭” y ，祁縣“歲蟹合三祭” ϵy ），但未發現蟹合一 uei 韻字。也即，山西方言的 $uei > y$ 應該發生在止蟹合三合流之後、蟹合一併入之前。這樣，山西方言這一現象更確切的說法應是“止蟹合三入遇”，與吳語屬於不同的方言支派，比唐五代西北方音要晚一個階段。

6. 餘論

析層擬測，需要嚴格區分本系統的演變與外方言的移借；需要嚴格區分演變階段的先後和層次的早晚；需要明確，無論白讀或文讀，代表的是一套字音音類分合關係；不同字音分合關係的層次疊置之後，還會一起發生語音層面的演變；這是總的原則。

雖然並非所有的字都有文白異讀，但我們析層擬測法的工作程序卻是試圖重建出每個層次上都相對完整的整套字音分合關係。我們希望通過析層法透視出語音史上實際存在的圖景：一個漢語方言，一方面自身音值不斷演變而偏離權威方言；另一方面又在不同時期受到不同權威方言的覆蓋而通過詞音字音聲韻調的文

⁶ 魚韻白讀在蘇州城區已基本消失（僅有“鋸白” $k\epsilon^2$ 、“許白，許願心” $^2h\epsilon$ ），但郊區還有較多保留。

白替換向之靠攏，兩種變化同時並行。

我們析層擬測法的工作程序，用於分析山西方言和蘇州方言，基本到達了上述工作目標。但還需要考慮層次更為複雜的情況。

閩方言的層次最複雜，幾乎每個音類都有兩三個甚至更多層次，且不同層次的文白音類不是與無異讀音類交涉而是彼此間交叉發生同音關係。如廈門話果攝疊有 *o* 文、*ue* 白、*e* 白、*ɔ* 白、*ua* 白、*ia* 白、*ai* 白 8 種韻母，後 7 種從風格色彩看都是白讀。其中，*ɔ* 還出現在遇合一文讀；*ue*、*e* 還出現在蟹開二三四、蟹合一三四、止合三（是否白讀取決於是否與權威方言的開合口相反）；*ua* 還出現在蟹開一泰、開二皆、開三祭章組、止開三支的白讀和假開二、蟹合二佳的文讀；等等。這 7 個白讀肯定不在同一個層次，但也肯定不是 7 個白讀就代表 7 個層次。這 7 個白讀到底是幾個層次？它們與各自有同音關係的白讀到底代表著幾套不同的字音分合關係？我們的程序在這裡似乎很難簡單地直接施用。

丁 (2002) 的工作是把分項的文白分別與有證據的漢語史各個階段的音系或鄰近方言的音系加以對比，由此確定各分項文白的時間層次和方言來源，而並不著力於把分項的文讀或白讀組配成具有相對完整字音的幾個層次。

一項音變在北方權威方言中發生，並不一定能夠即時影響到其他方言。通過韻書規範的制定推廣，通過一些特定的事件（如漢人政權或北方大族的南遷），而在若干個離散的時間層面上，把權威方言積累了若干音變的音系整體擴散到其他方言，這種可能性更大。也即，將分項的文白讀重建為少數幾個有全套字音分合關係的層次，可能更符合歷史的實際。

儘管如此，丁 (2002) 的方法很可能是處理方言複雜層次所必不可少的中間步驟。比如，對於閩方言，先使用丁的方法大致確定各個文白讀的時間層次，再從本文的思路進一步思考分項的文白讀如何搭配為幾層完整的字音體系，可能更為可行。我們期待著結合兩種分析方法的新嘗試。

引用文獻

- 丁邦新. 2002. 〈《蘇州同音常用字匯》之文白異讀〉,《中國語文》2002.5:423-430。
- 丁邦新. 2003.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洪君. 1986[1992]. 《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5 章收在《語言學論叢》17:122-154。
- 王洪君. 1987. 〈山西聞喜方言與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87.1:24-33。
- 王洪君. 1990. 〈入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語文研究》1990.1:8-19。
- 王洪君. 1991-1992. 〈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上)、(下),《語文研究》1991.4:40-47, 1992.1:38-50。
- 王洪君. 1994[1999]. 〈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第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年會宣讀論文。新竹：清華大學。發表於《語言研究》1999.1:61-75。
- 王洪君. 1999. 〈獲嘉方言 Z 變韻中蘊涵的時間層次〉,《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 113-124。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王洪君. 2004. 〈從山西聞喜的小方言差異看 Z 變音的衰變〉,《語文研究》2004.1:1-7。
- 王洪君. 2005. 〈文白雜配與析層擬測〉,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宣讀論文。
- 王軍虎. 2004. 〈晉陝甘方言的“支微入魚”現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2004.3:267-271。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3.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27:1-10。
- 徐通鏘, 王洪君. 1986. 〈說變異——山西祁縣方言音系的特點及其對音變理論研究的啓示〉,《語言研究》1986.1:42-63。
- 耿振生. 2001. 《音韻通講》。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張光宇. 1989. 〈閩方言音韻層次的時代與地域〉,《清華學報》新 19.1:165-179。
- 張光宇. 1993. 〈吳閩方言關係試論〉,《中國語文》1993.3:161-170。
- 喬全生. 2004. 〈現代晉方言與唐五代西北方言的親緣關係〉,《中國語文》2004.3: 262-266。
- 顧黔. 1997. 〈通泰方言韻母研究〉,《中國語文》1997.3:192-201。

[Received 14 July 2005; revised 20 September 2005; accepted 29 September 2005]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 100871 北京市
fthjww@pku.edu.cn

Stratum vs. Stage: Three Reconstructions in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Strata of the Suzhou Dialect

Hongjun Wang

Peking University

Correctly differentiating the “literary” stratum from the “colloquial” in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naturall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ccurate chronology of sound changes. This study describes procedures for reconstructing these two strata in the Shanxi dialects.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bringing to bear the case of three literary-vs.-colloquial alternations in the Suzhou dialect—are at apparent odds with Ting’s 2002 conclusions in the matter.

Key words: literary-vs.-colloquial readings, strata differentiation, Suzhou dialect, Shanxi dialects